

荒 岛 奇 遇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陶法义 赵琪 译



四 川 大 学 出 版 社

荒岛奇遇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陶法义 赵琪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齐 新
封面设计：余 林

荒 岛 奇 遇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陶法义 赵琪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成都市犀浦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20千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5614—0150—7/I·23 定价：2.80元

前　　言

从孩子哇哇坠地的时日起，父母们便都盼着孩儿快快长大，早日成“龙”，并为此不辞千辛万苦，竭尽全力为其铺就一条充满阳光、鲜花盛开的人生道路。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所在。父母们这种辛劳应得到充分肯定和赞颂。然而，古往今来，成“龙”者所走过的道路，往往或者是坎坷不平、荆棘载途的小路，或者就如濒于翻沉的、颠簸在惊涛骇浪之间的小船。蜚声世界文坛的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专门为少年儿童驰笔的这部世界文学名著《荒岛奇遇》，所揭示的就是这样一条真理：在险恶的环境中经风雨、受磨炼的孩子，比在舒适的家庭里娇生惯养的孩子更易成“龙”，更能闪现出人类所期待的理想光芒。

儒勒·凡尔纳笔下的这群“鲁滨逊”式的少年漂流者，落难于与世隔绝的荒岛上，过了两年令人惊心动魄的“野人生活”，在险恶的环境里磨练意志，增长智慧，陶冶情操，完善自我，成长为可敬可歌的新一代。他们的优秀品德为后世所传诵不绝。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在巨浪翻腾的茫茫大海之中，一只帆船被风暴抛上抛下，颠簸不定，风帆已破，桅杆已断，危在旦夕……船上的少年们奋力与风浪拼搏，随时都会被大海吞没……也许是上帝的怜悯吧，船，被巨浪掀到一个无名荒岛的沙滩上——船损人在，脚下终于是实实在在的陆地了！

然而，不知地名，不知地理经纬，岛上渺无人迹，救援无望。是坐以待毙，还是冒险求生？衣、食、住，怎么解决？气候变化如何预测？所处的险境如何探察？严寒袭来，猛兽追来，海盗攻来……怎么抵御？意想不到的危险纷至踏来，命运难以预卜……是智慧，是勇敢，是团结，是奇遇使孩子们终于回到了亲人的怀抱。

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令人惊讶的丰富的想象力，生动地描绘了这群向未知世界挑战的少年，满腔热情地赞美了他们那勇于开拓、敢于冒险、大公无私、团结友爱的高尚情操和非凡的社会组织能力，同时也鞭挞了利己主义的思想行为。通过这群机智勇敢的小漂流者的形象，作者勾划出社会所期待的完美少年，塑造出人类理想中的伟人英杰的光辉形象，展示出美好的人际关系。

作者笔法细腻，人物刻画生动感人，少年们性格各异，个性鲜明，极富儿童情趣。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也引人入胜，并广泛涉及航海、气象、地理、动植物分类学、物理力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具有“小百科全书”的特色，长人见识，启人智慧。

《荒岛奇遇》，熔文学性、知识性、惊险性于一炉，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且思想内容健康，善恶分明，充满正义感，激励少年儿童奋发向上。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一直受到高度评价，被译成多种语版发行，为世界各国少年所喜读乐诵。我们相信，《荒岛奇遇》一书不仅将激发我国少年儿童对大自然的热爱，培养他们对科学探险的兴趣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而且，将使孩子们从书中汲取许多精神营养，学到怎样从小锻炼自己的意志和陶冶自己的情操。为了满足我

国少年儿童探求知识、认识世界的渴望，我们从五种版本中选译了日本东京外语大学教授、法国文学研究家朝仓刚先生的最新日文版本。该版本的《荒岛奇遇》，自初版发行起，到1983年10月的十余年间，已在日本再版发行了26次。

由于我们翻译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借此机会，特向在翻译和出版本书的过程中，予以热情帮助和支持的四川大学出版社、日本汉学家中島俊輔先生及千香子夫人、四川大学日本专家长坂昭雄先生、关口稔夫先生，以及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纪光碧先生致以真诚的谢意。

译 者

1988年3月·成都

目 录

一 暴风中的一只帆船	(1)
二 死里逃生	(14)
三 切尔曼学校的航海计划	(27)
四 上荒岛	(39)
五 希望渺茫	(50)
六 活捉大海龟	(64)
七 向东探险	(76)
八 山洞里的秘密	(88)
九 死者是谁	(97)
十 离船迁居	(107)
十一 陷阱与鸵鸟	(120)
十二 奇迹发生在总统选举前	(132)
十三 第一个冬天来临了	(146)
十四 鸵鸟的喜剧	(160)
十五 “上等好马”——原驼	(172)
十六 围猎海豹群	(184)
十七 吐露真情	(198)
十八 套铁环的风波	(213)
十九 “熊口”脱险	(225)
二十 分裂与出走	(237)

二十一	“尸体”复活了.....	(246)
二十二	一个神秘女人的故事.....	(255)
二十三	载人风筝.....	(270)
二十四	海盗的篝火.....	(279)
二十五	暴风雨中的不速之客.....	(289)
二十六	魔鬼正在逼近.....	(297)
二十七	可疑的求宿人.....	(309)
二十八	复仇的炮火.....	(319)
二十九	生存有望.....	(330)
三十	重返奥克兰.....	(337)

一 暴风中的一只帆船

一八六〇年三月九日夜晚，厚厚的乌云笼罩着海面，天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一条叠起了风帆的小船，颠簸在泛着暗光的惊涛骇浪之上。那是条在英美等国家被称为“斯库那”的、只有一百吨位的小船。

这条“斯库那”船，船名叫“思劳基”号，不过，现在从船名标牌上已经无法认出它的船名了。不知是由于海浪的冲击呢，还是由于碰撞的缘故，总之，可能是遇到了变故吧，船名标牌的一部分已经不见了。

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在这一带，三月初的夜依然很短，早上五点时分天空就隐隐露出鱼肚白，到太阳照射到这附近海面时，威胁“思劳基”号船的那种危险会不会减小呢？……这条脆弱的小船，免不了还要受到风浪的摆弄。除非风暴停止，波涛也平息下来，不然，“思劳基”号就无法逃脱恐怖的灾难——它将在远离陆地的大海中沉没。

在“思劳基”号的船尾上，有四个少年正在把着船舵。其中一个十四岁，两个十三岁，另一个是十二岁左右的黑人见习水手。为了不让船身左右倾斜，他们正齐心合力与风浪搏斗，因为船随时都可能翻沉到大海里去。这是十分艰难的工作，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努力，舵轮总要倒转，似乎要从船边飞进大海。事实上，就在刚才的半夜里，翻江倒海的巨浪就曾扑向船身，而船舵居然没有被击垮，这实在是奇迹。当

时，少年们由于受到猛烈的冲击，全都屁股着地地摔倒在甲板上，但他们很快就爬了起来。

“船舵没事吧？布里昂？”一个少年问道。

“没事，戈顿。”布里昂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十分沉着地回答，对另一个少年说道：“坚强点儿！杜尼凡！加把劲儿！……现在不光要救我们自己，还得救船上的小伙伴们啊。”

少年们讲的是英语，不过，在布里昂的语调里却夹杂着法国人的乡音。布里昂把脸转向见习水手，问道：“受伤了没有？摩克？”

“嗯，不要紧的，布里昂。”见习水手回答，“风浪这么大，可要留神呀，不然船就要沉啦。”

他们正在交谈着，猛然间，通向船室的门被打开了，两个小脑袋出现在甲板上。与此同时，一只狗的脸也露了出来，“汪汪”地叫起来。“布里昂，布里昂！……出了什么事？”那个九岁上下的孩子大声问道。

“什么事也没发生啊，爱巴森。”布里昂回答，“没事呀，和多尔一块儿进去吧。喂，快点儿！”

“我们可害怕啦。”另一个孩子说，那孩子比爱巴森还要幼小。

“那其他人呢？”杜尼凡问道。

“全都提心吊胆的呢。”多尔回答。

“喂，全都回去吧。回到房间里去，蒙上毯子，把眼睛闭上。那样就不会害怕啦！不会有危险的。”布里昂说。

“注意！海浪又来啦！”摩克喊叫起来。

势如破竹般的巨浪打在船尾上。幸好这次海浪没有冲上甲板。如果海水从舱口灌进船里，船身加重，小船就很可能被汹涌的海浪击沉。

“快回去！到船舱里去！”戈顿大叫起来，“不然就糟啦！”

“喂！你们快进去吧！”布里昂亲昵地说。

两个孩子刚刚缩进舱里，舱口上又出现另外一个少年：“需要我们帮忙吗？布里昂？”

“行啦，巴库思塔。你和库洛斯、维布、沙毕斯、威尔科库斯一起照顾小伙伴们，这儿有我们四个人就足够啦。”布里昂回答。

巴库思塔从里面把门关紧了。

“小伙伴们们都吓坏啦！”刚才多尔这样说过。

难道这条漂泊在风暴之中的小船上只有这些小孩子吗？是啊，光是些孩子。有多少人呢？有戈顿、布里昂、杜尼凡、加上见习水手，一共十五人。他们干嘛坐这条船呢？

船上连一个大人也没有。没有船长，没有船员，也没有掌舵的舵手。那么，“恩劳基”号船现在漂泊在大海的哪个区域呢？没有一个孩子能判断出它的准确位置。那么，这儿是哪里的海呢？……

他们现在漂泊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大海——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岸一直延伸到南美洲海岸、横贯两千海里的浩瀚无边的太平洋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是船上的海员们遇到了什么变故而下落不明了吗？是遭到了马来群岛海盗的洗劫、掳走了海员、只把这些年龄最大的也才刚十四岁的幼小的乘客丢在船

上的吗？……尽管是条一百吨位的小船，但至少也需要一名船长、一名舵手和五、六个水手啊！可是在这条船上，算得上海员的只有一个见习水手。不仅如此，这条船是从哪儿驶来的呢？是从澳大利亚海岸来的呢，还是从大洋洲的群岛来的呢？还有，这条船是什么时候起航的，到哪里去呢？无论是哪位船长，如果在这远离陆地的这个海面上遇到“思劳基”号船，都肯定会这样发问的。少年们对此也许能回答得出。但是，平时往来于太平洋航线的船只，出入于太平洋沿岸诸港、为了进行贸易而从欧洲和美国来的数量众多的蒸汽船、帆船，此刻连影子也看不到了。即使那些机器和风帆都格外坚固的船只此刻就在附近的洋面上，可它们本身也需要奋力地与风暴搏斗，哪能顾得上来搭救这条象漂流物似的受着海浪摆弄的小船呢？……

布里昂他们竭尽全力地警惕着，不让小船翻沉。

“现在怎么办呢？”杜尼凡问。

“要尽力坚持，除此之外就只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布里昂果断地说。在这种场合，哪怕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成年男子汉，也很可能感到绝望的。然而……

暴风变本加厉地凶猛起来，用水手们的话说，咆哮的狂风简直就象“雷鸣”一般。实际上，这种形容在此刻并不贴切。因为强风突然袭来，“思劳基”号犹如遭到了“雷击”似的。不仅如此，主桅杆早在四十八小时之前，就从离根部四英尺的地方折断了，船帆也无法升起了。倘若船帆能够升的话，也许小船还会安全些。前桅杆只是头儿上折断了，系帆的绳索不知何时松开了，跌落在甲板上。船头上，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小三角帆被风吹打着，发出劈劈叭叭的巨大

声音，宛如阵阵枪声。现在唯一仅存的船帆就只剩下前帆了，孩子们没有足够的气力把它收卷起来，眼看着也快要被风撕破了。一旦前帆被撕成碎片，船就会在狂风中失去控制，海浪再扑来，小船便会翻沉，船上的孩子们就要葬身海底啊！

直到此刻，四周海面上还没有发现过一个岛屿的影子。即便发现了陆地，小船被海浪抛到那陆地上，那可怕的场面也会令人为他们提心吊胆啊！然而，孩子们没有向波涛汹涌的辽阔的大海屈服，他们并不畏惧。他们一心只想着：无论搁浅也好，触礁也好，小船被惊涛骇浪击碎也好，只要见到了海岸，便会得救。与他们脚下的正在张着大嘴要吞噬他们的这个深邃的大海相比，哪怕所期待发现的海岸是惊涛翻滚、充满危险的地方，也还是安全得多。海岸毕竟是陆地，是他们的寄身之处。

因此，少年们一个个都睁大充了血的双眼，盯盯地搜寻海面上的灯光。只要看见灯光，就让船头对准那个目标驶去，便有获救的希望。然而，四周的海面上却是一团漆黑，犹如浓墨一般。凌晨一点钟时，船上猛然传来一阵象是什么东西折裂似的可怕声响，压倒了海风的呼啸声。

“前桅杆断啦！”杜尼凡喊叫起来。

“不是的。”见习水手回答，“是船帆从边绳的地方被扯烂了。”

“必须把船帆卸下来才行！”布里昂说，“戈顿，你和杜尼凡掌好舵。摩克，帮我一把！”

见习水手摩克无疑是具有航海知识的，布里昂对航海知识也并非一无所知。当他们从欧洲来到大洋洲的时候，曾乘

坐商船横穿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使他对操纵船只或多或少有些熟悉。因此，毫无航海经验的少年们，只有把操纵“斯库那”船的任务完全交给了摩克和布里昂。

布里昂和见习水手毫无惧色，立刻跑到了船头。为了防止小船翻沉，无论多么艰难也必须拆掉前桅杆。前帆的下部，被风吹得膨胀起来，宛如一个大口袋。因此，“斯库那”船的船身开始倾斜。实际上，即使成功地拆除了前桅杆，但如果不断钢丝制成的支撑绳，不从根部砍断前桅杆的话，小船的安全就没有保证，而这项工作是少年们无力完成的。

尽管如此，布里昂和摩克却相当机灵。他们认为，在风暴期间，为了使“思劳基”号能借助顺向的风势，应当保留船帆。他们巧妙地拉动帆绳，把船帆降到了离甲板四、五英尺的地方。并且，用小刀割下了前帆的残破之处，将它的后角部分用两根下牵引绳紧紧地绑在舷壁的绳栓上。两个勇敢的少年，有好几次险些被海浪卷进大海。

这样一来，船帆被尽可能地收缩回来，船又可以按照原来的航线前进了。尽管现在“斯库那”船几乎只剩下光秃秃的船体，但它却能充分地利用风力，象鱼雷艇般地快速向前驶去。此刻，为了避免船尾遭受巨浪的冲击，让船迅速地超过海浪，从波涛中逃离出去，是至关紧要的。

收好船帆之后，布里昂和摩克便回到戈顿和杜尼凡的身旁，帮助他们掌舵。这时，舱门又打开了。一个孩子的脑袋露了出来，那是比布里昂小三岁的、布里昂的弟弟杰克。

“什么事，杰克？”哥哥问道。

“来，来呀……船室里进水了！”

“啊，你说什么？”布里昂大声叫喊起来，立刻向舱门跑去，慌慌忙忙下了楼梯。

由于船身的摇晃，客室里的昏暗的灯光也在剧烈地摇曳着。布里昂借着那微暗的光亮，看见十多个孩子有的躺在沙发上，有的躺在床上。幼小的孩子们——有的只有八、九岁——互相挤靠在一起，显得惊恐异常。布里昂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必须稳住这些孩子的阵脚。于是，他大声地说：“没什么事呀，有我们守护着你们呢，不用害怕。”

然后，布里昂借着提灯的光亮，查看了船室的地板，发现地上有水在流动。海水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船腹部的木板裂缝渗进来的吧？他觉得必须马上查明原因才行。

船客室的前面，有个很宽敞的寝室，挨着寝室的是饭厅和船员室。布里昂对这些房间查看了一圈儿，搞清了船的吃水线上下部位都没有渗水的迹象。这些海水，一定是由于船尾下沉而从后部冲进来的；不然就是在巨浪涌向船头的时候，从舱门进入船客室来的。布里昂放了心，觉得情况并不严重。

布里昂再次穿过客室，让大家安下心来，自己也略微松了口气，回到了船舵处。

船，造得很坚固，船底的外面全都用薄铜板包着，不但绝对不会漏水，而且即使遭到恶浪的冲打，也不会损坏。

凌晨一点钟了。一到这时分，云层便增厚，海面更加黑暗，强烈的海风咆哮起来。船，在海面上颠簸着，似乎就要被巨浪吞没。海燕的尖叫声，突然划破大气层。也许你会断言，只要看到海燕，那么离陆地就已经不远了吧？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有时在离海岸数百海里的洋面上，也会发现海

燕。这种鸟儿，没有逆风飞行的能力，所以，也和想靠人力减慢速度却无能为力的“斯库那”船一样，只有随风向前飞行。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船上又一次响起船帆被撕裂的声音——是剩下的前帆被风撕毁了。船帆变成碎片，向空中飘散，宛如一只一只的大海鸥在天空飞舞。

“船帆飞啦！”杜尼凡喊叫起来，“别的帆也完啦。”

“没事，你看，船速并没变。”布里昂回答道。

“你别嘴硬啦。”杜尼凡接着说，“照你那样子驾驶船……”

“危险！注意后面的浪头！”摩克喊，“抓稳呐，不然就给浪头卷走啦！”

摩克的话刚刚出口，几吨重的巨浪便劈头盖脑地砸了下来，布里昂、杜尼凡、戈顿险些被海浪冲走，他们死死地抱往舱门，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

就在这个海浪扑来的同时，见习水手不见了。当时，“思劳基”号从船尾到船头被巨浪冲个正着。这一来，桅杆和船帆横梁上的部分备用品——两条小救生艇、一条大救生艇，以及装指南针的盒子，都被冲下了大海。不过，由于船的舷壁已被海浪冲破，所以船上的海水很快就流了出去，使小船避免了因海水加重船身重量而带来的翻沉的危险。

海浪退走了。布里昂恢复了镇定，便立刻呼喊道：“摩克！摩克！……

“不会是让浪头冲走了吧？……”杜尼凡说。

“不会的。可是，他人呢？怎么连他的声音也听不见？”戈顿站在船边上，盯盯地望着大海说。

“快救摩克呀！把救生圈扔下去……，把绳子扔过去！”布里昂喊叫着。

转眼的工夫，暴风平息下来了。

“摩克！你在哪儿？”布里昂继续喊道。

“救救我！救救我啊！”孩子们终于听见了见习水手的回答声。

“没在海上！声音是从船头那儿传来的！”戈顿连忙说。

“我去救他！”布里昂大声叫着说。

布里昂趴在甲板上，向前爬行，为的是不让自己撞到那个在松弛的绳端上甩动着的滑轮上，同时也是为了提防从光滑的甲板上滚到大海里去。

他又一次听到摩克的呼救声，可是后来那声音便消失了。布里昂好不容易才爬到船客室的门口。他不停地叫喊着，却没有回答的声音。难道摩克刚才还在呼救、后来就被卷到大海里去了？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不幸的少年很可能被风浪冲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折断了桅杆的“斯库那”船，已经不能以波涛滚动的速度向前驶了，难道摩克已经……

不！布里昂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喊叫声！他急忙向起锚机的方向奔去。起锚机的机座，安在船帆的第一根斜撑杆的脚下。布里昂用手摸索了一下，发现有人正在拼命挣扎……

果然是摩克！他被夹在船头舷壁的狭窄的空隙里，帆绳紧紧地缠在他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照这样子被绳子勒着，只要下一个巨浪冲来，他很可能就被勒死了。布里昂立刻取出刀子，吃力地割断了缠住摩克的帆绳。

摩克被带到船的后部，好不容易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